

南通張季直先生
傳記 附年譜年表

譚延闓敬題



民國十九年二月印刷
民國十九年二月發行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 附年譜年表 (全一冊)

⊙ 定價 銀 三 元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 述 者 張 孝 若

發 行 者 中 華 書 局

印 刷 者 南 通 翰 墨 林 印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 華 書 局

分發行所 中 華 書 局

北平 天津 張家口 石家莊 邢台 保定
濟南 青島 太原 開封 鄭州 西安 蘭州
成都 重慶 長沙 常德 衡州 漢口 南昌
九江 安慶 蕪湖 南京 徐州 杭州 溫州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潮州 梧州 雲南
遼寧 吉林 長春 哈爾濱 香港 新加坡

(五六七〇)



自序

我父的傳記和年表，本來都爲我父全集而作；我想擺在全集的前面，作爲一個有系統的叙引。但是因爲二層原因，我現在將傳記年表及年譜先行付印：

一 自從我父逝世以後，中外人士常常問我要我父的詳細歷史，三年以來，幾乎無月無之。所以我覺得我父的傳記既然已經寫成，就不必再耽擱時日了。

二 我父遺著門類很多，散在外邊的，一直到現今還沒有搜集齊全。就是關於編纂方面的許多工作，也很繁重。倘能給以充分時間，比較的可望少些遺漏，完整一點。

年譜本是我父自己編定的，只寫到七十歲爲止，我現在幫他續編四年到他逝世，但是前面凡關重要的事情，我父一時遺忘沒有寫入的，我也添進去不少，所有體裁，仍舊照我父自定一樣，沒有變動。

我寫這篇傳記，很取法於胡適之先生所編的章實齋先生年譜。我認爲凡可以表現一個人的思想主張行事的地方，在他的著作內，都擇要的摘錄出來，這個方法是編著傳記或年譜的一件極精妥極有心得的發明。我更覺得凡後人幫前人編著東西，在時過事後加以追述記載，無論怎樣詳盡周到，總不如直接引證那位本人當時當事的作品來得妥當。何況我父有許多實在的事業，他一生

幾乎沒有一件事沒有一篇文字的。關於這傳記內一篇一篇的摘錄，因為既要摘出精采要點，又要連貫接氣，我着實也跟適之先生一樣，費了一點工夫。

我寫這傳記是拿年代做經，事類做緯；可是有一二處因為要歸納在一個相類的事的系統之內，所以年代和事類，有時難免不稍有先後。

將來我父的全集印行時，所有許多有關係的筆跡和有興趣的照片，都要分別插入；現在暫付缺如。

譚組安丈的題字，胡適之先生的序文，都給這本書以無上光榮，我實在感激得很。

還有許多朋友，幫助我查問事情，人名，時日；許文清孔得天二君幫助我抄寫校對；在這裡也都得謝謝他們！

我寫這傳記，共費三個多月，時間異常匆促；加之我才力薄弱，不完妥的地方一定很不少；還希望讀者諸君加以原諒，指教。

民國十八年十一月張孝若時年三十二

南通張季直先生傳記序

胡適

傳記是中國文學裡最不發達的一門。這大概有三種原因：第一是沒有崇拜偉大人物的風氣，第二是多忌諱，第三是文字的障礙。

傳記起于紀念偉大的英雄豪傑。故柏拉圖與謝諾芬念念不忘他們那位身殉真理的先師，乃有梭格拉底的傳記和對詰集。故布魯塔奇追念古昔的大英雄，乃有他的「英雄傳」。在中國文學史上，所有的幾篇稍稍可讀的傳記都含有崇拜英雄意義：如司馬遷的項羽本紀，便是一例。唐朝的尚崇拜那十七年求經的玄奘，故慈恩法師傳爲中古最詳細的傳記。南宋的理學家崇拜那死在黨禁之中的道學領袖朱熹，故朱子的年譜成爲最早的詳細年譜。

但崇拜英雄的風氣在中國實在最不發達。我們對於死去的偉大人物，當他剛死的時候，也許送一副挽聯，也許謫一篇祭文。不久便都忘了！另有新貴人應該逢迎，另有新上司應該巴結，何必去替陳死人算爛帳呢？所以無論多麼偉大的人物，死後要求一篇傳記碑誌，只好出重價向那些專做諛墓文章的書生去購買！傳記的文章不出於愛敬崇拜，而出於金錢的買賣，如何會有真切感人的作品呢？

傳記的最重要條件是紀實傳真，而我們中國的文人却是缺乏說老實話的習慣。對於政治有忌

諱，對於時人有忌諱，對於死者本人也有忌諱。聖人作史，尙且有什麼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的謬例，何況後代的諛墓小儒呢！故檀弓記孔氏出妻，記孔子不知父墓，論語記孔子欲赴佛肸之召，這都還有直書事實的意味，而後人一定要想說話來替孔子洗刷。後來的碑傳文章，忌諱更多，阿諛更甚，只有歌頌之辭，從無失德可記。偶有毀謗，又多出於仇敵之口，如宋儒詆譭王安石，甚至於僞作辯妄論，這種小人的行爲，其弊等於隱惡而揚善。故幾千年的傳記文章，不失於諛頌，便失於詆誣，同爲忌諱，同是不能紀實傳信。

傳記寫所傳的人最要能寫出他的實在身分，實在神情，實在口吻，要使讀者如見其人，要使讀者感覺真可以尙友其人，但中國的死文字却不能擔負這種傳神寫生的工作。我近年研究佛教史料，讀了六朝唐人的無數和尙碑傳，其中百分之九十八九都是滿紙騷儻對偶，讀了不知道說的是什麼東西。直到李華獨孤及以下，始稍稍有可讀的碑傳。但後來的「古文」家又中了「義法」之說的遺毒，講求字句之古，而不注重事實之真，往往寧可犧牲事實以求某句某字之似韓似歐！硬把活跳的人裝進死板板的古文義法的爛套裡去，於是只有爛古文，而決沒有活傳記了。

因爲這幾種原因，二千年來，幾乎沒有一篇可讀的傳記。因爲沒有一篇真能寫生傳神的傳記，所以二千年中竟沒有一個可以叫人愛敬崇拜感發興起的大人物！並不是真沒有可歌可泣的事業

，只都被那些諛墓的死古文駢文埋沒了。並不是真沒有可以叫人愛敬崇拜感慨奮發的偉大人物，只都被那些爛調的文人生生地殺死了。

近代中國歷史上有幾個重要人物，很可以做新體傳記的資料。遠一點的如洪秀全，胡林翼，曾國藩，郭嵩燾，李鴻章，俞樾；近一點如孫文，張之洞，張謇，嚴復，袁世凱，盛宣懷，康有爲，梁啟超，——這些人關係一國的生命，都應該有寫生傳神的大手筆來記載他們的生平，用繡花針的細密工夫來搜求考證他們的事實，用大刀闊斧的遠大識見來評判他們在歷史上地位。許多大學的史學教授和學生爲什麼不來這裡得點實地訓練，做點實際的史學工夫呢？是畏難嗎？是缺乏崇拜大人物的心理嗎？還是缺乏史才呢？

張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國史上是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他獨力開闢了無數新路，做了三十年的開路先鋒，養活了幾百萬人，造福於一方，而影響及於全國。終於因爲他開闢的路子太多，担負的事業過於偉大，他不能不抱着許多未完的志願而死。這樣的一個人是值得一部以至於許多部詳細傳記的。

他的兒子孝若先生近年發誓用全副精力做季直先生的傳記。他已費了幾年工夫編輯季直先生的全部著作，自己親手整理點讀。這部全集便是絕大的史料。還有季直的朋友的書信，保存在南

通的，也有近萬封之多，這也是重要史料。季直先生自己又編有年譜，到七十歲爲止，此外還有日記，這都是絕可寶貴材料。有了這些材料做底子，孝若做先傳的工作便有了穩固的基礎和堅實的間架了。

孝若做先傳還有幾樁很重要的資格：第一，他一生最愛敬崇拜他的先人，所以他的工作便成了「愛的工作」，便成了宗教的工作。第二，他生在這個新史學萌芽的時代，受了近代學者的影響，知道愛真理，知道做家傳便是供國史的材料，知道愛先人莫過於說真話，而爲先人忌諱便是玷辱先人，所以他曾對我說，他做先傳要努力做到紀實傳真的境界。第三，他這回決定用白話做先傳，決定打破一切古文家的碑傳義法，決定採用王懋竑朱子年譜和我的章實齋年譜的方法，充分引用季直先生的著作文牘來做傳記的材料，總期於充分表現出他的偉大的父親的人格和志願。

有了這幾種資格，我們可以相信孝若這篇先傳一定可以開兒子做家傳的新紀元，可以使我們愛敬季直先生的人添不少的了解和崇敬。

十八年十二月十四夜 胡適

復胡適之先生信

張孝若

適之先生

前天接到你的信並傳序，我真銘刻心骨了！

這一回我求你作序，論理極應該將傳記全稿送上請教。等你看後做序。但是我已將全稿付去排印，所以只好先將目錄送上。難得你看了目錄就給我做序，越發可感了！

你這篇序，關於傳記在文學上的價值和努力做傳記的途徑，盡量發揮，周詳指示，我很得到不少的啓發。你問我有沒有不可用之處，格外見得你的謙量，叫我佩服。

你說從前沒有紀實傳信的碑傳，其根本原因，不失於諛頌，便失於詆誣，這種見解，確是定論。

我想從前碑傳所以不能紀實傳真，專說假話：第一，因為本人沒有什麼可說，只好想出話來湊成文章。第二，因為世間都認碑傳是一種虛榮，只要好看，不管虛實。第三，因為文人做買賣式的文章，只要湊成繳卷，也不管所做的人是否符合。我還覺得中國文學上碑誌還有好的，講到傳記除掉你所舉的二三種外，簡直找不出好的了。最大的原因，還是文體的障礙。

古今中外凡成爲偉大人物的，本來一個人同時總有幾種特長：有的是文學家兼政治家，有的

是科學家兼哲學家，也有的是軍事家兼文學家，這些人著實不少。譬如我父是個文人，但同時有事業，有政見，所以他的著作不是單純的文集，他的傳記也不是單純的家傳。我這回做傳記，抱定一個主意，就是對於我父一生主張的變遷，出處的關係，他的人格，他的志事，連他所交的朋友，和遊宴的瑣事；只要是我父親口說的話，親手做的事，只要能表現他的個性，不問他怎樣尋常，不管他有無忌諱，我都盡力竭思，信筆直寫。總想從各方面襯托放射出一個真的我父，活的我父。我希望讀了我父的傳記，就好像見了我父其人。話雖這樣講，這樣設計，可是我的能力，那配做這個工作，達這個目的呀？

你稱我父為失敗的英雄，這話確當得很，就是我父本人也承認的。因為他生平志事沒有實現的，何止百分之八九十，只遺留了許多實地測驗的具體計畫。數十年來，他想辦地方普及教育和民兵制度，沒有成功；他想辦通海一帶大電力廠，大紡織染廠，沒有成功；他想墾沿海幾百萬畝的荒田，沒有成功；他想疏治淮連江湖松遼諸水道，沒有成功；他想實現棉鐵政策，改革鹽法，和劃一度量衡，沒有成功；——沒有成功，不是失敗嗎？你的眼光看到我父一生的成功，只是一小部分，只是引路發端，距離他的志願抱負，還遠得很呢，到他瞑目，終於是個失敗的英雄。這種評論，豈是尋常的頌揚，不是你說不出，不是我父當不起。

你說我做我父的傳記，是「愛的工作」，我讀到這裡，不覺淚下了。自從我父逝世以後，我好譬一隻失巢的小鳥，好譬一片離樹的秋葉，多麼的孤苦飄零，父子之愛，人生只有一回，地久天長，終身悵悵，從不作飛傍青雲再上高枝之想。加之中國的社會環境所給予我們青年走的路，太狹仄了；前面高山要攢爬，後面大海要墮落。所以我發誓關着門埋着頭編理父書；今日以後，還是死心塌地做這個工作；我希望你永遠做我的監誓人。

你所說做傳記該用的繡花針和大刀闊斧，我這回都用的。可不知道用得對不對，好不好。我父的身分神情，究竟寫出沒有寫出。等你看過我的書，再聽你的按語罷；我自己實在沒有多大把握。

你序內獎勵我的地方，真叫我汗流浹背，無地自容；惟有格外加鞭奮勉而已。

你病後就幫我做傳序，這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張孝若 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復胡適之先生信

一遺像

二荷耤圖

三墨跡

全書目錄

一自序

二胡適之先生序

三復胡適之先生信

四傳記目錄

五傳記

六年譜目錄

七年譜

八年表

頁數

一一二

三一六

七一九

一一二二

一一五二二

一一六

一一一〇四

一一二四